

清茶一盏花如雪

□ 郝归舟

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位于福建省福州市。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海滨,地貌属河口盆地,盆地四周被群山峻岭环抱,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。这里气候温和,降水充沛,昼夜温差大,适宜茉莉花生长,也具备茶叶生长的微气候,茶树多栽植于山岭丘陵之上、沟壑溪涧之间。该系统在长达2000多年的协同进化过程中,形成了适应当地生态条件的“山丘栽茶树,沿河种茉莉”生产模式。福州先民还开发出精湛的茉莉花茶窈制生产工艺,并衍生出泡茶喝茶艺术及相关文化活动。茉莉花茶是以烘青绿茶为茶坯,将含苞欲放的茉莉花蕾和绿茶拼窈窈制而成,融茶与花香及保健作用于一身,保持了茶叶的苦、甘、凉功效,经过加工烘制过程,成为温性茶,曾被称为“中国春天的味道”。2014年,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。

去福州品茉莉花茶,宜迟不宜早,宜夜不宜晨。

我进了茶庄小院,正逢黄昏清风起,斜熏在天际沉淀成一杯烟霞弥散的清酒。松影渐褪入西窗,幽香又浮上蕉叶,茉莉花的玉蕊点缀在梢头,星星点点散落成飞雪,与满园琼枝相互映衬。最后一缕夕阳的余晖,沉入茉莉花如雪的流光映照之下,仿佛一条霜染的光阴长河。

待到今夜月色满屋梁、清影浮碧空时,这场茉莉花茶的盛宴,才刚刚开始。彼时,万籁俱寂,时光的迁移与天地的行旅仿佛都失去了度量,只余下一种花微草木、落英砌雪的宁静。我捧着一杯清茶,与山水相对而坐,盏中便渐渐浮现出一轮明月,随袅袅上升的茶烟轻斟慢饮,聚而又散,模糊了古今的界限。

这一杯茉莉花茶,滋味极佳,温醇氤氲,回香悠长。缓呷细品,似饮下一壶秋水,顷刻置身于烟岚缭绕的山冈,涤净襟怀,颇有林泉高致、山水月夕之念。它馥郁芳香,却香而不俗;滋味浓烈,却浓得雅致脱俗,直入肺腑。

但茉莉花茶的魅力,远不止此。它本是自然蕴藏的灵气结晶,然而,若是细细探究它背后的故事,便可品出一份春风日久、苦尽回甘的盎然匠心,似茶烟玲珑升起,萦绕着独特意韵,经久不散。老板向我介绍,在整

个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中,自有一套臻于尖精的标准化流程。一杯茉莉花茶从制茶师傅手中抵达我身边,需要经过长路漫漫的跋涉,至少有七道复杂的窈制工序,平、抖、蹙、拜、烘、窈、提。

窈制的过程离不开火,极端的高温煎熬与反复烘烤,终于淬炼出最纯粹的芳馨。这些在枝头盈盈的茉莉花,芳姿仙袂,能从盛夏一直开到晚秋。它莹润着炎炎酷暑的炽热,汲取着风霜乍变的雨露,清丽亭亭,又在制茶师傅手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。

这时,我再呷一口清茶,心尖便漾出别样滋味。月华如练,溶溶地照彻枝头的翡翠,与茉莉花田中浮香的凉绿色。饮过第二杯,我的心也沉寂下来,浮躁尽去,似在漆黑的长夜中拨灯见月,倚窗听风来。周遭的人声仿佛已经远去,同时,却另有一种醉月流芳的缥缈感在靠近。我一低头,见对面空荡荡的月色里,仿佛也有一人身着古时衣冠,形如松鹤,捧着茶盏,与我相对而坐。

那是谁?是晋时乘风踏海、高歌不休的风流名士,是宋时偕语天香、欣开绮筵的文人墨客,还是清时山塘卖花、笑向东风的归乡游子?那双眼所见到的,是和我今日一般无二的月色,还是朱熹手持茉莉绕阶而行的背影、芸娘簪茉莉染鬓角的蕙心雅趣,又或是燃香的茉莉轻烟、沏茶的茉莉

青瓷、凝露的茉莉香料?

我已无从辨别,只因福州茉莉花茶行业有着太久远的历史过往。那些痕迹点点滴滴,似花叶一枚枚漂浮在茶盏中,无须我着意辨别,便会自动组成一行行浸染了岁月风光的文字。

福州种植茉莉花,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。往后的2000多年中,沿河一带茉莉花盛开不休。许多文人雅士曾在这里驻足,到水湄,到城垣,到山间,品一杯茉莉清茶,落一肩微凉碎阴,携一缕萤火清晖。他们不疾不徐,斟着茶水如飞珠溅玉般倾注,待风清月白的良夜,一改尘世愁容。

这般代代相传,到清末时,福州茉莉花茶已经成了皇室贡茶,流转于朱纓高门、绣闼深户之间。有关它的标准与品质区分,也在那时几近成型,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,持续惊艳着世人。

老板向我说起茉莉制茶的历史,笑容轻泛,如数家珍。她告诉我,她家依旧坚持窈制花茶的古法,千百年来始终如一。原来,花茶那一缕春风染绿、灵芽生发的春意,染遍花香如雪,在飘过秦风汉月、唐砖晋瓦之后,又来到我身边,为我荡尽尘垢,濯洗出一片灵心如玉。最令我惊奇的,其实并非茉莉花茶本身的历史如何悠久,而是这一条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,并未在今日成为行业进步的桎梏

与枷锁,反倒有机地融入产业发展,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茶园布局清新,假山亭台错落有致,水榭楼阁阡陌相连。在叩玉般的流水声中,夜色愈发深沉。不远处,月光明明灭灭,还笼罩着一方牌匾,是引宋人蔡襄的“天香茉莉”题字,落笔清雅,有高古之幽情逸气。

小小一杯茉莉花茶,不仅在时间上一气纵贯古今,又在空间上,渺然延伸向五湖四海。茉莉花原非中国独有,而是起源于古罗马那个风口浪尖、瀚海狂沙的遥远时代,但只有中国人,才将这一朵花谱写成烟火尘埃中的诗。它的拉丁语源头“jasmine”,原义不过是来自上帝的随手赐予,平平无奇。唯有这些福建人,一日日,一年年,扎根于此,用白色的花朵与制茶飞溅的火星,印刻下新的传奇。

最纯正的多窈花茶,早在150年前就已经成为中外沟通的桥梁。福州是最热闹的港口枢纽之一,外商行客频频惠顾,就连众多外交场合,也对茉莉花茶情有独钟。1872年,俄国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机械茶厂,以茉莉花茶作为明星产品,国色天香,氤氲五洲。时至今日,在风雪相隔的圣彼得堡,仍有许多地方可觅福州茉莉花茶的踪迹。我亦曾在涅瓦河畔的一家中国茶馆与它不期而遇,雪煮凛冬,玉盏生香,满堂笑意盈动。

茉莉花茶可以细品,亦可以赏玩、静观。现在,许多茶庄都推出了一条龙的体验活动,游客可从茉莉花的出生地追根溯源,一路领略花茶故事的始末。我们来的茶庄,恰有位师傅曾参加过茶王大赛,成绩颇不俗。他为我们现场演示了制作工艺流程,缓慢,从容,若行云流水一般,将缕缕诗意温情巧妙融入一叶一木。

我手捧茉莉花茶,细细斟酌,一品匠心灵气,二品岁月悠悠,三品中外结缘。把茶烟天香揉作千丝万缕,独染人间真趣;将玉蕊琼枝引入唇上心间,自有乐无穷。

再回首时,我分明滴酒未饮,却已在萦回的茉莉茶香中烂漫迷离,熏然欲醉了。



梯田悠行

□ 朱泽初

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丘陵山区。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、广西龙胜龙脊梯田、江西崇义客家梯田和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是其典型代表。其中,紫鹊界梯田是苗、瑶、侗、汉等多民族历代先民共同创造的劳动成果,是南方稻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交融的历史遗存。千百年来,先民根据地形、地质、土壤、森林植被及水源特征,因地制宜地开凿了万顷梯田,无塘、无渠、无坝,却实现了农田的有效自流灌溉,并创造了与环境相适应的传统农耕方式,至今仍广泛沿用。2018年,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。

久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的大名,时值初夏,恰逢灌水插秧,我有幸一窥她的真容。

清晨踏入紫鹊界,暂别炎炎烈日,仿佛置身于清新的山中仙境:一层层水做的薄纱轻柔笼罩着梯田,较高的海拔裹挟着凉爽的空气,令人精神一振。漫山遍野,层层交叠,每一层泛起一道精巧的微澜,每一叠荡漾一片如鳞的波纹。

我们沿蜿蜒曲折的田埂慢行,脚下的小径也顺着山势不断变化,或曲或直,或长或短。秦汉以来,苗瑶侗汉数代先民在紫鹊界扎根下来,创制了独具特色的自流灌溉系统。山田交错,流水潺潺,看不见山塘、水库,灌溉也无须人工引水,无愧为“世界水利灌溉工程之奇迹”。作为植被、岩石、土壤和耕作技术完美嵌合体的紫鹊界梯田,向我们无声地展示着人类精神的坚韧和智慧的美妙。

一路走走停停,终于登临紫鹊阁。从最高处鸟瞰,梯田盈满了水意,闪闪发亮,像极了大地之镜。形态各异的银白色丝带反射着透亮的天河,观者不用酒酣,早已不知究竟是天在水,还是水在天,抑或这一切只是悬挂着珍贵布料的染坊深处……

下山之际,一阵缥缈的云雾吹来,白雾成浪,将地势最低的八卦冲、老马幽等完全淹没,入眼是“星河欲转千帆

舞”,远处的九龙坡、瑶人冲也变得如梦似幻。雾气抢山夺岭,云中似有千军万马奔腾而来。

南方稻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的巧妙融合,造就了紫鹊界人与自然的和谐。身着苗族服饰的少女一边在梯田间插秧,一边哼唱着梅山山歌,像涓流滋润心田。见到游人,她们微笑欢唱,曲调时而清脆,时而高亢,“噢吼啰哪”不绝。

数十座千余米山峰构成的天然屏障,呵护着一方世外桃源,时光也在紫鹊界慢了下来。山民躬耕在梯田间,随绿浪起伏,听风过山岭;游人在农家小院里惬意品茶,静听虫鸣阵阵……此外,村民们还保留着草龙舞、傩面狮身舞等民俗文化表演,神秘新奇的仪式感加之民族文化的独特与厚重,令游人赞叹不已。

临别,我特意拐进一家民宿,在村民的强烈推荐下,点了一碗以新鲜牛肉、牛百叶和牛血为主料的三合汤,三块绿茶糍粑,还有紫鹊界的特色菜糝子粑蒸鸡,每道菜都独具特色,唇齿留香。腊肉、豆腐丸子、冻鱼、糍粑、甜酒、魔芋、笋干、蕨菜……美味繁多,只恨不能一一试尝。

诗与远方让人向往,人间烟火令人流连。紫鹊界梯田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,也是我心中的桃花源。此间一日,纯粹而多情,余味何其悠长。

半城瓦舍半城绿

□ 张玉丽

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。宣化牛奶葡萄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栽培历史,最初主要集中在寺庙内种植,后逐步扩展到普通农户种植。宣化葡萄栽培采用传统的漏斗架形式,葡萄架与民居浑然一体,1000多亩葡萄架犹如一把把倒置的绿伞,形成别致的庭院景观。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是中国传统庭院式农业的典型代表,传统的漏斗架栽培方式沿用至今,不仅景观别致,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,彰显了丰富的人文科研价值。2013年,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。

什么样的藤,会被称为“天下第一老藤”?什么样的葡萄,又能穿越时光隧道,踏上国际舞台?带着这份疑惑,我走进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。

西汉时期,张骞从遥远的西域将葡萄引入长安。经各方势力流转,葡萄作为“奇珍异果”流至上谷郡,并在此生了根,发了芽。日月更迭,万象新生,上谷郡更名为宣化,城池堡垒变了模样,葡萄藤也经历了死亡与生长。“清远楼下两天地,半城瓦舍半城绿”,是如今宣化独有的景致。

登上斑驳的古城墙,远望葡萄园,一片盎然绿意充斥视野。目之所及,交错的小路连接着红瓦农舍,比肩联袂的葡萄藤下,偶有农人在辛勤忙碌。走进葡萄园,只见繁茂的葡萄藤叶遮住了大片阳光,只有寥寥几束阳光透过叶的缝隙照在地上,风一吹,枝叶婆娑,光影斑驳。

古老的葡萄藤盘根错节,眼前碗口粗的藤,已经分不清是哪棵葡萄的分支。好不容易穿过缝隙靠近中心处,只见更粗的藤根扎入土地之下,不断汲取着养分、水分,供给向上散发的枝叶。

北方的天气向来寒冷,是什么让小小的葡萄长成如今的“参天大树”呢?是宣化独有的漏斗式藤架培育方式。圆形的中心地带,聚集养分和水分,不仅缩小了占地面积,还将全部的藤暴露在阳光之下。圆台的藤架,既大方美观,又防风固沙。农家女主人说,她家的葡萄是祖辈传下来的,经过一代又一代培养,至今已有700余年。700余年啊!岁月悠悠,沧海桑田。葡萄藤早已不是那个风一吹就会



折断的嫩枝,那个亲手栽下葡萄的人,也早已消散在这片天地间。

一番慨叹之后,将目光转向藤架。花生大小的葡萄粒从圆台的排架上垂落而下,像是绿色天幕上调皮的星星,更像是即将绽放的绿色烟火。

“刀切牛奶不流汁。”宣化牛奶葡萄粒大皮薄肉厚,酸甜适中,早已闻名国内,享誉国际。它就像不问世事的老者,错开同类葡萄成熟季,错开中秋销售季,在深秋时方才独自绽放甘美。这种美,譬如秋露般晶莹,宛若蜡梅般淡雅。

车渐疾,景色渐远,我心仍在葡萄藤之下。待到九月,草树枯萎,寒风渐起,温度骤降之时,定要驱车再来宣化,吃刚熟的牛奶葡萄,品它独有的凉意和甘甜。



稻田美 鱼鸭肥

□ 胡启涌

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。从江县境内多丘陵,物产丰富,气候温和,降水充沛,为生物多样性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环境条件。该县森林覆盖率高,生态环境好,有“生态之都,和谐天堂”“养心圣地,神秘从江”等美誉。苗、侗、壮、水、瑶等少数民族在此世代居住。稻鱼鸭系统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,是当地沿用至今的稻鱼鸭共生、鱼米鸭同收的生态农业模式,其基本做法是:在有水源保障的稻田,根据稻田肥力和水源情况放养适量鱼苗。待鱼苗逐渐长大、水稻封行时,将雏鸭放入稻田中散养。鱼和鸭共同为水稻除草、施肥,形成稻田养鱼鱼养稻、稻田养鸭鸭养稻、稻鱼鸭三丰收的生产模式。2011年,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。

贵州从江,翠绿如练的都柳江从北到南蜿蜒而过,散落两岸的苗家吊脚楼在晨雾暮岚中躲躲藏藏,隐隐约约,若不是一只渔舟划波破雾而来,还真以为置身在一幅宋代山水画中。

从江县加榜梯田有近1万亩,其中党扭、加贡、从平、平引、摆别、摆党是梯田的“重彩”之地。我一阵迟疑之后,选择从党扭一组走进“青蛙一跳三块田”的梯田世界,走进大山里的鱼米之乡。

这里的梯田层层相铺,丘丘错叠,如一本册随意翻开的巨型书本,读哪一页都是水灵灵的诗句。那些点缀其间的苗家吊脚楼,多则20多户,少则几家,就是一张张精巧的书签了,时刻等着你的再次阅读。

梯田紧靠都柳江支流加车河,终年雨水充沛,气候温润。每天清晨云雾从河边缓缓升起,给梯田披上一层轻纱,梯田、村舍时现时隐,缥缈迷离。夏季的风说来就来,呼啦啦几下,把轻纱掀开,顺山而下的梯田于是一览无余,尽现眼前。大山里的风调皮地逗弄着墨绿喜人的秧苗,秧苗也主

动迎上去问候山风,一阵暖心的互动让大山夏意荡漾。几位苗家妇女没时间搭理无遮无拦的山风,腰系竹篓,缩起裤腿,俯身在秧田里,不时将捉到的鱼儿放进竹篓,惊起几只觅食

的秧鸡和白鹭,舒翅飞向另一丘稻田。苗寨被梯田包围着,被夏天的绿色包围着,宁静、恬淡。走进苗寨,一幢幢由杉木构建的吊脚楼随意坐落在层层绿浪之上,无依无附,单独成幢,像一个一个麦堆似的。苗家人将蜡染后的土布晾晒在楼栏上,山风吹来,宽大的布匹随风摆动,“噗噗噗”的声音给苗寨增添了几许生动。行走寨中,正逢一位盛装的苗家姑娘款款走来,继而消失在一块石板小路的拐角处。环顾四望,不见倩影,迷茫间,一阵动听的歌声不知从何处飘来。我顺着一条曲曲的小路循声觅去,只见一座芭蕉半掩的吊脚楼上,一位苗家姑娘坐在阳台的美人靠上绣花走线,忘情歌唱。我没有打扰她,悄悄绕过木楼,往寨子深处走去,而这一人、一楼、一首苗歌,令我一再回望。寨子中有一块平整的坝子,应是大家聚集的地

方,墙根下摆放着一些不规则的石块,几位老嫗闲坐其上,忙着手上的针线活。几位老翁也扎在一起,唠着什么。

据志书记载,从江苗族的祖先曾居住在东南沿海,因为战乱辗转迁徙至此定居。虽然远离江南水乡,但他们仍然保留着“饭稻羹鱼”的传统生活习惯,至今已有1400多年了。苗家建筑物的板壁上、门楣上,随处雕刻有大小各异的鱼形纹,就连小路、过道、踩歌堂都是用鹅卵石精心铺设的鱼鳞纹和鱼骨纹。鱼在苗家人的心中是故乡,是乡愁。水田里、山塘里都喂养有鱼,住房上、服饰上也有浓郁的鱼文化。民俗专家说,苗族人的这种习俗,是为了怀想曾生活在水乡的祖先而养成的。

苗族同胞来到远离水乡的加榜后,虽然散居在大山里,但世代都自觉遵循“种植一季稻、放养一批鱼、饲养一群鸭”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。每年谷雨前后,加榜苗家就将秧苗插进水田,然后把鱼苗投放到稻田里。等到鱼苗长到三寸长左右,再把鸭苗放

